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文明小史 第二回 識大體刺史講外交 感流言童生肇事端

卻說柳知府同了首縣、翻譯，一直出城，奔到高升店，當下就有號房，搶先一步進店投帖。少停，轎子到門，只見參府裡派來的老將，帶了四個營兵，已經站在那裡了。且說這店裡住的外國人，原來是意大利國一個礦師。只因朝廷近年以來，府庫空虛，度支日絀，京裡京外，很有幾個識時務的大員，曉得國家所以貧弱的緣故，由於有利而不能興。什麼輪船、電報、織布、紡紗、機器廠、槍炮廠，大大小小，雖已做過不少，無奈立法未善，侵蝕尤多，也有辦得好的，也有辦不好的。更有兩件天地自然之利，不可以不考求的，一件是農功，一件是礦利。倘把這二事辦成，百姓即不患貧窮，國家亦自然強盛。所以，那些實心為國的督撫，懂得這個道理，一個個都派了委員到東洋考察農務，又從外洋聘到幾位有名礦師，分赴各府州縣察看礦苗，以便招人開彩。這番來的這個意大利人，便是湖北總督派下來的。同來的還有一個委員，因在上縣有事耽擱，所以那礦師先帶了兩個外國人，一個通事，兩個西崽，一共六個人，早來一步。到永順城外找到高升店住下，原想等委員來到，一同進城拜客，不料店小二因他父親被打，奔到地保家中哭訴，地保恐怕擔錯，立刻進城報，偏偏碰著柳知府又是個極其講求外交的，便同了首縣先自來拜。名帖投進，虧得那礦師自到中國，大小官員也見過不少，很懂得些中國官場規矩。

況且自己也還會說幾句中國話，看過名帖，忙說了聲：「請！」

柳知府當先下轎，走在頭裡，翻譯張師爺夾在中間，首縣打尾。進得店門，便有店裡伙計領著上樓，那礦師已經接到扶樓邊了。見面之後，礦師一隻手探掉帽子；柳知府是懂外國禮信的，連忙伸出一隻右手，同他拉手。下來便是讀過三個月洋書的張師爺，更不消說這個禮信也是會的，還說了一句外國話，礦師也答還他一句。末了方是首縣，上來伸錯了一隻手，伸的是只左手，那礦師便不肯同他去拉，幸虧張師爺看了出來，趕緊把他的右手拉了出來，方算把禮行過。那礦師同來的伙計，連著通事，都過來相見。那通事鼻上架著一付金絲小眼鏡，戴著一頂外國困帽，腳上穿著一雙皮鞋，走起路來格吱格吱的響，渾身小衫褲子，一律雪白，若不是屁股後頭掛著一根墨測黑的辮子，大家也疑心他是外國人了；見了人並不除去眼鏡，朝著府縣只作一個揖，虧他中國禮信還不曾忘記。一時分賓坐下，西崽送上茶來，便是張師爺一心想賣弄自己的才學，打著外國話，什麼溫（one）、吐（two）、脫利（three）、克姆（come）、也斯（yes）鬧了個不清爽。起先那礦師還拉長了耳朵聽，有時也回答他兩句，到得後來，只見礦師一回皺皺眉頭，一回抿著嘴笑，一句也不答腔。府縣心裡還當他們話到投機，得意忘言。停了一歇，忽見礦師笑迷迷的打著中國話向張師爺說道：「張先生，你還是說你們的貴國話給我聽吧，你說的外國話不要說我的通事不能懂，就是連我也不懂得一句。」大家到這裡，方才明白是張師爺工夫不到家，說的不好，所以外國人也不要他說了。張師爺聽了這話，把他羞的了不得，連耳朵都緋緋紅了，登時啞口無言，連中國話也不敢再說一句，坐在那裡默默無聲。首縣瞅著，很難為情，虧得柳知府能言慣道，不用翻譯，老老實實的用中國話攀談了幾句，礦師卻還都明白，就說：「兄弟在武昌見過制台。這位制台大人，是貴國裡的一個大忠臣，知道這開礦的利比各種的利益都大，所以才委了我同著金老爺來在貴府。一路察看情形，到了長沙，我還去拜望你們貴省的撫台。這撫台請我吃晚飯，他這人也是一個很明白的。今天到了貴府，因為金老爺還沒有到，所以我沒有到貴府衙門裡拜見。現在勞駕得很，我心上很歡喜。」當下又說了些客氣話，柳知府也著實拿他恭維，方才起身告別。柳知府還要約他到衙門裡住，他說等金老爺到了再說。彼此讓到扶梯邊，又一個個拉了拉手，礦師便自回去。府、縣同了張師爺下樓上轎，一直回到府衙門。知府下轎，依舊邀了首縣同張師爺進去談天。張師爺便不及上次高興。知府還留他吃飯，他不肯吃，先回去了。這裡首縣說：「今兒卑職保舉匪人，幾乎弄得坍台，實在抱愧得很。」知府道：「你不用怪他，他學洋文學問雖淺，這永順一府，只怕除了他還找不出第二個，留他在這裡開開風氣也好。老兄你回去，總要拿他照常看待，將來兄弟還有用著他的地方呢。」

當下又講到店小二父親打了他們的碗，剛才居然沒有提起此事，大約是不追究的了。說到這裡，門上來回：「店小二已經鎖了來，現在就叫原差押著他去找他父親去了，把他爺兒倆一齊拿到，連著地保三個，還是發縣呢，還是老爺親自審？」知府道：「一時也還用不著審，但是放亦放不得的，尚若放跑了，將來外國人要起人來，到那裡去找呢？他們外國人最是反面無情的，究竟打掉一個碗，不是什麼要緊東西，也值得拖累多少人，叫人家敗家蕩產嗎？不過現在他們外國人正在興旺頭上，不能不讓他三分。可憐這些人那一個不是皇上家的百姓，我們做官的不能庇護他們，已經說不過去，如今反幫著別人折磨他們，真正枉吃朝廷俸祿，說起來真叫人慚愧得很！然而也叫做沒法罷了。現在且等金委員到了再講，看來不至於有什麼大事情的。」那門上便自退出。首縣又說了兩句，亦即辭了出來。知府送客回去，連忙更衣吃飯。等到中飯吃過，便有學老師托了門上拿著手本上來，請示幾時補考武童。他們人多，而且多是沒有錢的，帶的盤纏有限，都是扣准日子的，在這裡多住一天，吃用也著實不少，有了日子幾時補考，就好安頓他們了。知府道：「我拿得定嗎？我巴不得今天就考完，早考完一天，他們早回去一天，我也樂得早舒服一天。無奈外國人在這裡，不定什麼時候有事情，叫我怎麼能夠定心坐在那裡，一天到晚的看他們射箭，弄這個不急之務呢？而且還有一句話問問他們，射箭射好了，可是能夠打得外國人的嗎？」原來柳知府因為剛才捉拿店小二父親一事，同首縣談了半天，著實有點牢騷，心想我為一府之尊，反不能庇護一個百姓，還算得人嗎？因此睡中覺也睡不著，躺在牀上翻來覆去，越想越氣。齊巧門上來回這事，算他倒運，碰了個釘子。門上出去之後，便一五一十對著老師說了。老師無奈，各自回寓。接著一班稟保來見，老師又同他說了，還說太尊正在不高興上頭，只好屈諸君暫留兩天，少不得總要考的。

眾稟保道：「考是自然要考，本城的童生還好，但是那些外縣的，還有鄉下上來的，大家都是扣准了日子來考，那裡能夠耽誤這許多天？一個個吃盡用光，那裡來呢？」老師道：「太尊吩咐下來，我亦沒有法想。」眾稟保無奈，也只好退了出來，傳知各童生，大眾俱有憤憤之意，齊說：「知府巴結外國人，全不思體恤士子！」這個風聲一出，於是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霎時間滿城都已傳遍了。後文補敘。

且說那湖北制台派來的金委員，是個候補知州，一向在武昌洋務局裡當差。從前出過洋，會說英、法兩國的話，到省之後，上司均另眼相看。此番委他同了礦師沿途察勘，正是上憲極力講求為國興利的意思。那日柳知府去拜礦師，礦師原說他不日可到，果然未及上燈時分，已見他拿著手本前來稟見。柳知府立刻請見，行禮歸座。寒暄了幾句，金委員遂將來意稟明，還說洋礦師因見大人先去拜他，心上高興的了不得。柳知府便說：「我已叫縣裡備了兩席酒替他送去，我要邀他們到衙門裡來住，他說等著老兄到了再定。」金委員道：「大人已經先去拜他，又送他酒席，這也儘夠的了。同外國人打交道，亦只好適可而止。他們這些人，是得步進步，越扶越醉，不必過於遷就他。卑職是到過外洋，很曉得他們的脾氣。依卑職的意思，大人可以不必再去理他，亦不必約他們到衙門裡來住。」原來柳知府一心只想籠絡外國人，好叫上司知道說他講求洋務，今聽金委員如此一說，心想我今日的一番舉動，豈不成了蛇足麼？

好在禮多人不怪，現在裡頭尚且十分遷就他們，何況我呢？

心上如此想，面子上不好駁他，滿口的說：「老兄所見極是，兄弟領教。但是老兄同了他們來到此地，還是大略看看情形，還是就要動手開彩？說明了，兄弟這裡也好預備。」金委員道：「這一回不過奉了督憲的公事，先到各府察勘一遍，凡有山的地方都要試過，等到察勘明白，然後回省稟明督憲，或者招集股份。置辦外洋機器開彩，或者本地紳富有願包辦的，用土法開彩亦好。到那時候，自然另有章程，現在還說不到這裡。」

目下只求大人多發幾張告示，預先曉諭地方上的百姓，告訴他們此番洋人前來試驗礦苗，原是為將來地方上興利起見，並無歹意，叫他們不必驚疑。等到洋人下鄉的時候，再由縣裡同營裡多派幾個衙役兵勇，幫著彈壓，免得滋事。府屬四縣看過之後，就要

回省銷差。這一路的山，雖比別府多些，頂多也不過半月二十天的工夫，就可了事。」柳知府連忙答應明天寫好告示，盡後天一早貼出。金委員又謝過方才告辭出來，跟手去拜縣裡、營裡，不必細題。第二天，又到縣裡開了本地紳富的名單，挨家去拜，卻無一個出來會他。到了第三天，府裡的告示已經貼了出來，縣裡派的衙役，營裡派的兵丁，亦都齊集店中，聽候差遣。話分兩頭。且說那班應考的武童，大都游手好閒，少年喜事之人居多，加以苗、漢雜處，民風強悍，倘遇地方官拊循得法，倒也相安無事，如有椿事情，不論大小，不如他們的心願，從此以後，吹毛求疵，便就瞧官不起。即如此番柳知府提倡新學，講究外交，也算得一員好官。只因他過於巴結洋人，擅停武考，以致他們欲歸不得，要考不能，不免心生怨望。加以這些武童，常常都聚在一處，不是茶坊，便是酒店，三五成眾，造言生事，就是無事，也要生點事情出來，以為鬧得有趣。卻說這日正有十來個人在茶館裡吃茶，忽然有他們一個同伴的童生進來嚷道：「了不得！」

大家見他來得奇怪，一齊站起身來，齊問什麼事情。那人道：「我剛才到府前閒耍，忽見照牆上貼出一張告示，有多少人哄著去看。有一個認得字的老先生在那裡講給人聽，原來這柳知府要把我們這一府裡的山通統賣給外國人，叫他們來到這裡開礦，你們想想看，咱們這些人，那一個不住在山上，現在賣給外國人，叫咱們沒有了存身之處，這還了得！」這人不曾說完，接著又有一個童生跑了來，也是如此述了一遍。不消一刻。來了三、四起人，都是如此說法，頓時就哄了二百多人，有的說：「我的家在山上，這一定要拆我的房子了！」一個說：「我的田在山上，這一定要沒我的田地的了！」又一個說：「我幾百年的祖墳都在山上，這一來豈不要刨墳見棺，翻屍掏骨的嗎？」

還有個說：「我雖不住山上，卻是住在山腳底下，大門緊對著山。就是他們在那裡動土，倘有一長半短，豈不於我的風水也有關礙？大家須想個抵擋他的法子才好！」當下便有人說：「什麼抵擋不抵擋，先到西門外打死了外國人，除了後患，看他還開得成礦開不成礦？」又有人說：「先去拆掉本府衙門，打死瘟官，看他還能把我們的地方賣給外國人不能？橫豎考也沒得考，大家拚著去乾，豈不結了嗎？」於是你一句，我一句，人多口雜，早鬧得沸反盈天。看熱鬧的人，街上愈聚愈多，起初還都是考先生，後來連不是考先生也和在裡頭。眾人正在吵鬧的時候。忽有本地最壞不堪的一個舉人，分開眾人跑進茶店，忙問何事。於是眾人都搶著向他訴說，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，說了一遍。這個舉人，一生專喜包攬詞訟，挾制官長，無所不為，聲名甚臭。當時聽得此事，便想借題做文，連說：「這還了得！這瘟官眼睛裡也太覺沒有人了。好端端要把我們永順地方賣給外國人，要滅我們永順一府的百姓。這樣大事情，茶店裡不是議事的地方，還不替我快去開了明倫堂，大家一齊到那裡商量個法子，在這裡做什麼呢？」一句話提醒了眾人，大家一哄而出，其時已有上千的人了。這茶店裡不但茶錢收不到，而且茶碗還打碎不少，真正有冤沒處伸，只好白瞪著眼睛，看他們走去；未曾把茶店房子擠破，已是萬幸，還敢哼一聲嗎？

且說一千人跑到學裡，開了明倫堂，爽性把大成殿上的鼓搬了下來，就在明倫堂院子裡擂將起來。學裡老師，正在家裡教兒子唸書，忽見鬥來報，不覺嚇了一跳，不敢到前頭來，隔著牆聽了一聽，來往的人聲實在不少。他便悄悄的回到自己衙門，關上大門，叫鬥拿了衣包帽盒，從後門一溜煙而去，到府裡請示去了。有分教：童子聚眾，礦師改扮以逃生；太守請兵，佳士無辜而被累。

畢竟這些童生鬧到那一步田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